



曹杨新村打造“15分钟生活圈”。



百禧公园改造后实景，桂巷坊改造后实景。

杨辰：从物理空间看，上海的城区空间约 60% 是住宅用地。在这些住宅中，工人新村的规模又最大。工人新村是上海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也承载着大量城市人口。

从文化层面看，工人新村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当我们讨论海派文化，不应该只有风花雪月和石库门，工人新村同样应当被视作海派文化的构成。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应当拓展海派文化的内涵。

从遗产保护层面看，过去我们可能更关注长城、故宫这类“大遗产”。如今，像工人新村这种有独特历史，离普通人更近，又在当下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日常遗产，同样值得关注和保护。

需要指出，工人新村并不是上海独有。放眼全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地区的工业城市，譬如沈阳、抚顺、西安和成都等，也陆续出现过工人新村。这些新村的建设比上海稍晚。不能说他们直接复制了上海经验，但或多或少地受到上海工人新村的影响。

在未来，希望工人新村的研究版图更完整

《新民周刊》：近年来您一直坚持工人新村的研究。

同时您也指导研究生关注这一领域。能否介绍一些工人新村相关的最新成果？未来工人新村的学术研究，会有哪些趋势？

杨辰：2021 年，曹杨新村打造“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新闻被广泛报道。我带领研究生团队围绕这一热点事件，梳理和探讨了曹杨新村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其规划理念从“邻里单位”到“居住区”再到“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为什么始终能够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此后，我带研究生运用段义孚先生的“地方依恋”理论，对工人新村老居民们对自己生活空间的情感认同及其形成机制展开深入探讨，提出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是形成社区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最近，我在指导学生采用数字化方法，整理上世纪 50 至 90 年代上海不同时期工人新村的形态与社会面貌。我们希望工人新村研究不只停留在文字或图片，而能够有一些更符合年轻人传播习惯的呈现方式。我们将采用数字地图的形式，类似于游客在博物馆看到的那样，观众可以点开不同年代、不同区位、不同类型的工人新村，不仅能看到新村内部的历史信息和空间细节，还能看到新村居民的口述记忆和老物件展示。未来，我们希望搭建一个上海工人新村网站，通过数字化形式将每一个工人新村及其家庭记忆生动地记录下来，让下一代人也能了解这段历史以及为共和国作出巨大奉献的新村工人。